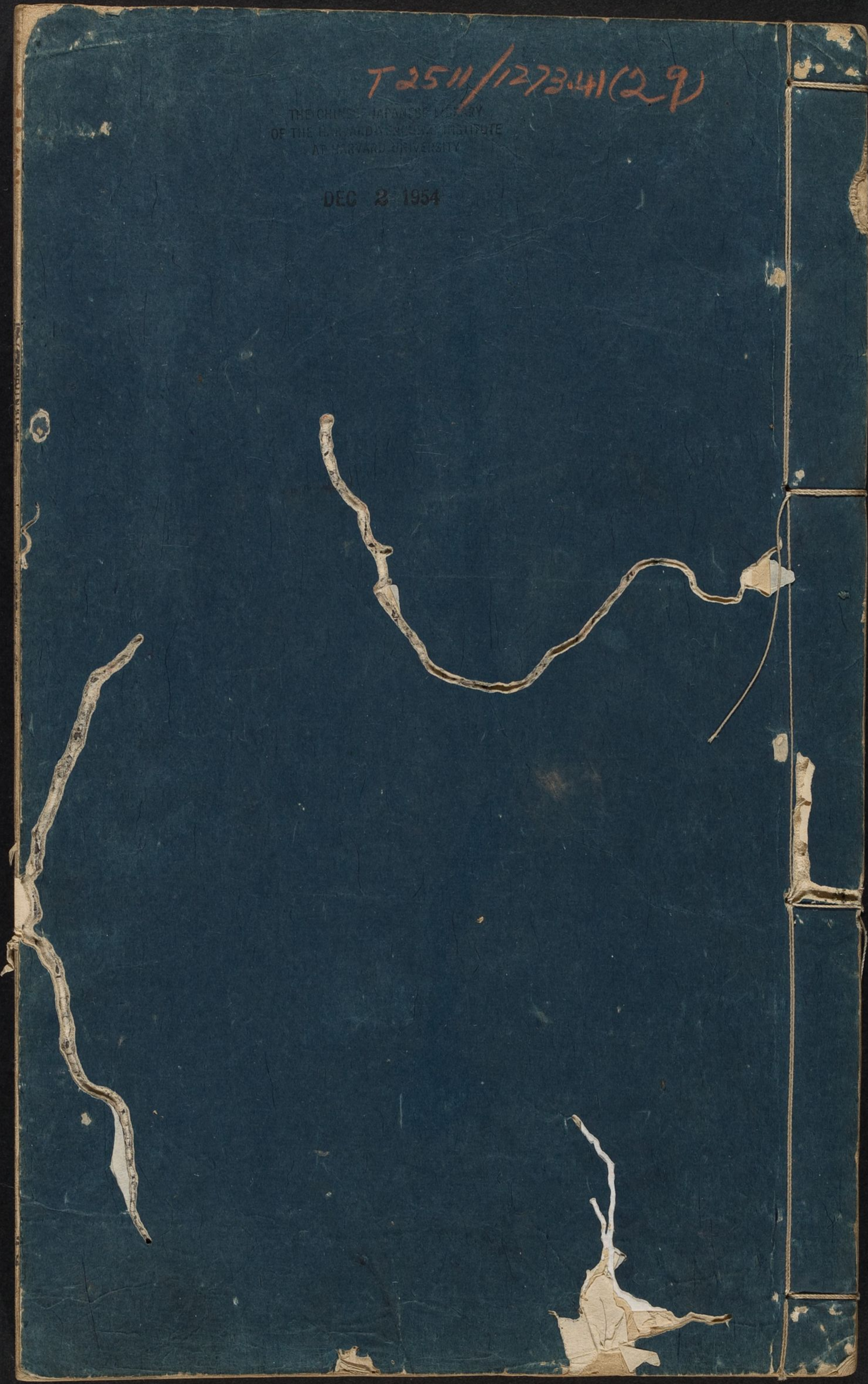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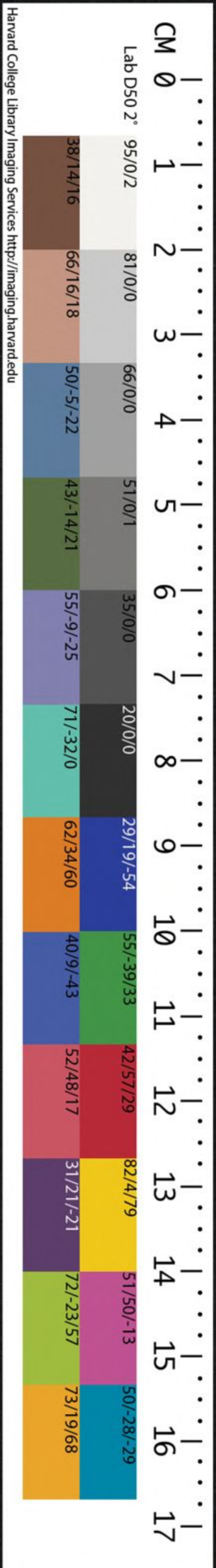


T 2511/1273.41(29)

THE CHINESE IMPERIAL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 1954



史記題評卷一百二十一

明李元陽輯訂高世魁校正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

索隱曰案謂學者課功著至於

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

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行政由疆國

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

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

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七十餘

金仁山云
旨以請功
令廣厲學
官之路而
歎嘆蓋歎
六德之廢
而興之難
也六藝興
於孔子至
秦而廢漢
興之初尚
未能以復
至武帝向
儒學招文
儒之士而
公孫弘能

哈佛大學哈佛
圖書館藏
印

承輔以興
之於其備
載其請者
功令所以
廣為學官
之務者於
末應篇首
之發揮文
字亦有照
應也

君無所遇

索隱曰後之失辭也案宋語等說則

陳楚把苜匡等曰昔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

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

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徐廣曰錄一作繆自孔子

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傳卿相索隱曰案

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為齊魯聘吳越蓋亦卿也而宰予亦仕齊為卿餘則未聞小者友教

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案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死於衛時孔

子尚子張居陳正義曰陳州澹臺子羽居楚正義曰今蘇州城南五里

有澹臺湖湖子夏居西河正義曰今汾州子貢終於齊正義曰今

北有澹臺

州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

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

于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

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

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

詩書坑術士正義曰顏云今新豐縣温湯之東號愍

岸有坑古相傳以秦坑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尚書

序云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

拜為郎前後七百餘人乃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温處

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相難不決因發大坑從此缺

都國賢曰
請使陳
不其從
孫通手
且從矣
高祖之
其有不
平當時
生獨安
後不
非有
其何
此

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
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卒與涉俱
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成索隱曰適音丁革反旬月以王楚
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
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
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
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
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
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

文學自古益乎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
其經藝講習人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
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
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正義曰頗云陳稀盧縮韓信懸布之徒相次反叛征
也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
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
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
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
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

卷之三十一
禮記卷之三十一
禮記卷之三十一

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甲培公徐廣曰一作陪章昭

反○索隱曰於齊則韓固生正義曰申韓姓培固

於燕則韓太傅索隱曰韓嬰也言尚書自濟南伏生

勝紀年云字子賤言禮自魯高堂生索隱曰謝承

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云牛者自漢言易自菑

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索隱曰毋音無胡

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宣侯田蚡為丞相絀

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

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徐廣曰一云自封以平津

白表為天
弘以春秋
弘以公孫
弘以公孫
弘以公孫
弘以公孫
弘以公孫
弘以公孫
弘以公孫
弘以公孫

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

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正義曰自此已下制曰蓋

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

廢樂崩朕甚愆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

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

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

常臧漢書百官表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

教夏曰校正義曰校教也殷曰序正義曰序舒教周曰

庠正義曰庠詳也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

於天下而
德教不
德教不
德教不
德教不
德教不
德教不
德教不
德教不
德教不

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
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
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
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
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
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
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索隱曰上屬音燭屬委也所二千石謂於所部之郡守相也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
偕索隱曰計謂令與計吏俱詣太常也計吏也偕俱也詣太常得受業如弟

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
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
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
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
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索隱曰謂詔書文章雅正訓辭深厚也恩施
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
掌故徐廣曰一云次治禮學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
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
右內史正義曰補左右內史後改為左馮翊右扶風大行奉史比百石已

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
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
索隱曰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
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
秩百石也備負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
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

祖于魯南宮索隱曰案漢書云申公少與楚
元王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呂太后

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索隱曰案漢書云呂
太后時浮丘伯在長

安申公與元王子郢俱卒學也郢即郢客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傳其太

經始於禮
無始於禮
經始於禮
無始於禮
經始於禮
無始於禮
經始於禮
無始於禮
經始於禮
無始於禮

子戊徐廣曰楚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
立四歲薨子戊立郢以呂后二年封上邽侯文

帝元年立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

為楚王徐廣曰申公耻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

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徐廣曰魯
恭王也弟子

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

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索隱曰謂申公不作詩
傳但教授有疑則闕耳蘭陵

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

即位臧廼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

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

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徐廣曰馬車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更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廣曰孔

鮑之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傅生周霸李忠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為博士臨淮太守

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

陵膠生至長沙內史索隱曰膠音亡救反魯氏出蘭陵一音膠所謂穆生為楚元王

所禮也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漢書音義曰姓闕門名慶忌

為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

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

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

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

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臣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伐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論云氣熱而毒盛故食馬肝殺人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盛夏馬行多渴死殺氣為毒也

無謂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

放殺者嘗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

此是家人言耳服虔云如家人言也案老子道德篇而巳故言此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徐廣曰

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刑徒之官也固案漢書音義曰乃使固入圈刺豕景

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

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

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徐廣曰

也王乘父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

也王乘父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

司馬城旦
言大信
之言意欲
必以罪條
律比備
非也儒家
外自有刑
名家何得
以律今比

也王乘父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

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徐廣曰解縣在菑川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漢書曰名嬰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徐廣曰憲王舜也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索隱曰賁音肥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

伏生者

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

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

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于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

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索隱曰謂兒寬家貧為弟子造食也何休注公羊灼烹為

養案有斷養卒斷及時時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

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

方鄉學以為奏讞遂以占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

寬為人温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

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

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

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狩元年九年而以官卒

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

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

以治尚書微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維

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

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

於是矣索隱曰索孔賦與安國書云舊書落於壁室

象二十八宿可圖乃有百篇耶知以今文雜古篆隸

推科考以定五十一餘篇為之博也藝文志曰安國

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諸學者之言禮而魯

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

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

徐生善為容索隱曰漢書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

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

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

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索隱曰公戶姓滿

二人姓桓生單次索隱曰單音善單姓次名皆常為漢禮官大夫

而瑕丘蕭奮徐廣曰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

為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索隱曰案商

音瞿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索

曰案漢書云商瞿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

子弓子弓授燕周醜于家子家授索武孫虞子乘子

乘授何六傳也仲尼弟子傳作瞿傳馯臂子弘弘傳

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

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與漢書而漢興田何

不同馯音寒疵音必利友疵音自核一及

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索隱曰案

武王同傳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

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

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徐廣曰莒一作呂臨菑人主父偃皆

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

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

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
 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索隱曰案仲舒事以
 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
 諸陰其止兩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
 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
 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徐廣曰建元六年。索隱曰
陵園殿災也仲舒為災異記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
草而未奏主父偃竊而奏之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徐廣曰一作不知其師書
 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

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
 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
 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
 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
 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
 以脩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
 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漢書曰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
 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
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徐廣
曰殷一作段又作瑕也温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
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
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
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史記題評卷一百二十一

史記題評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
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
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
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
昔天下之網常密矣索隱曰案鹽鐵論然姦偽萌起
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
揚沸索隱曰言本弊不除則其末難止也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

漢書卷三
漢書卷三
漢書卷三

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天故曰德訟吾猶人也必

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

而為圓漢書音義曰觚方。秦隱曰應劭云觚入稜

法約三斷離而為朴索隱曰應劭云削凋為璞也晉

反質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

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韋昭曰在道高后時酷

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

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

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

郅都者揚人也徐廣曰屬河東。索隱曰郅以

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

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索隱曰案姬生野彘卒入

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

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

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

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瞿氏漢書音義曰音問小兒癩病

氏劉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八百能制於是景

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侯滅瞿氏首惡餘皆服

栗

徐廣曰解脚戰搖也

居歲餘郡中不捨遺三十餘郡守畏都

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

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

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邳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

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杜畏罪自重而都獨

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

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

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

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赦竇太后聞之怒以

免法中都

索隱曰案中如字讀謂以法中傷之

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

使持節拜都為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

事匈奴素聞邳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邳都死不近

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邳都

索隱曰漢書作寓人象案寓即偶也謂刻木偶

類人形也一云寄人形於木也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

之竇太后乃竟中都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

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邳都

寧成者

徐廣曰一作穰

穰人也

徐廣曰屬南陽

以都謁者事景帝

好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

徐廣曰一無此字案韋昭曰言急滑賊任威稍遷

也。索隱曰操音七乃反操執也至濟南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都尉秦官掌佐守典

石景帝中二年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而邳都為守始前數都尉索隱

音所反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邳都如此及

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

久之邳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

寧成為中尉正義曰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獄循京

吾鳥名也主碎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其治效到

道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其治效到

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能

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

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復收於是解脫詐

刻傳出關索隱曰解音紀買反脫歸家稱曰仕不至

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貴貸買陂田千

餘頃索隱曰貴音食夜反貫賒假貧民役使數千家

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

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

周陽氏徐廣曰侯五年孝文六年國除。正義由以

宗家任為郎索隱曰案與國家有外戚姻屬比於宗室故曰宗家也事孝文及

景帝景帝特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

由居二千石中最高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

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

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忤漢書音

忤司馬安之文惡漢書音義曰以俱在二千石列同

車未嘗敢均茵伏徐廣曰漢書作馮伏者軾也索隱

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軾也謂下之也馮音凭由後為河東都尉特與

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索隱曰風俗通云勝屠屠即申屠也

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栗市自寧成周陽由

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聚人徐廣曰屬扶風音台正義曰音胎故

國后稷所封以佐史補中都官正義曰若用廉為令

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

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漢書音

持文法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

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

令徐廣曰論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

言也

見

長

相

許活

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爾時未為陵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

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

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蘇林曰謂傳囚也爰

處鞫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如此言

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鞫一

吏為讀狀論其報行也○索隱曰韋昭云爰換也古

者重刑嫌有愛惡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

傳爰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鄧展曰其父見之視

書也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焉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之父

死後湯為長安吏父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徐廣曰

漢書云亦
與天資偏
備之非學
力可至使
業則已

武帝始立而封為周陽侯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

韋昭曰為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偏見湯貴人湯給事

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

方中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

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

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

之尉也韋昭曰大府公府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察事治陳皇后蠱獄深

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

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已而

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

許

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母食客公卿相
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
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安索求官屬陰罪湯為
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徐廣曰隨勢沈
浮也駟案服虔
曰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正義曰
此二說非也按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又云
湯浮慕為乾心不合為沒也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
徐廣曰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
姓魚也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
義索隱曰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
傳音附

疑法李奇曰亭平也。索隱曰使之平疑事也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
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繫令韋昭曰在
板繫。王

義曰按謂律令也古以板書之言上所是著之揚主
為正獄以廷尉法令決平之揚主之明監也揚主
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徐廣曰應
一作權鄉上意所便必引

正監掾史賢者正義曰百官表云廷尉秦官有正左
右監皆秩千石也按上即責湯應對
謝之如上意必引正監等賢者本為臣曰固為臣議
建議如上意臣不用愚昧不從至此也

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蘇林曰主坐不用
諸掾語故至於此非常
釋聞徐廣曰詔答聞也如今制曰
聞矣駟案贊曰謂常見原即奏事上善之曰
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其為之其欲薦吏揚人

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
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
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李奇曰先
見上口言之於是徃徃釋湯所言李奇曰湯口所湯
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
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
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
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
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

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闈爪牙

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

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

御史大夫徐廣曰元符二年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

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

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

出告緡令正義曰緡音岷錢貫也武帝伐四夷國用

作錢數每千錢一美出一等賈人倍之若隱不稅有

兼并富商大賈之家鉅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

也一筭百二十文也

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

克位徐廣曰時李蔡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

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

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

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群臣議上前

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

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

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

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

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
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
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

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
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

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

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正義曰障謂塞

上要險之處別築城置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

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

只一狄山
寫得情狀
迫切可想
至山頭
去極決未
公故曰
自筆意
澤溢矣

群臣震懼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
時與錢通徐廣曰以交利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
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
嘗與湯有郤已而為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
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
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
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
始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
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

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
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
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道官如淳曰太官之
別也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
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
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
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死
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
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

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

張晏曰見知故

丞相患之三

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

正義曰朱

買臣吳人也此特

蘇州為會稽郡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

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

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

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

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公廢守長史見湯湯

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曰楚士

正義曰周末

吳楚威王滅越吳之地總

屬楚故為朱買臣為楚士深然也而欲死之王朝齊人

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

漢書音義曰長短術與於六國時行長入

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

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

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

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

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

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

漢書音義曰左

曰言湯與田信為左道

之交故言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

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

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

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

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蘇林簿音主簿

之簿悉責也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

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

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

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

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

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

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

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

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

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

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

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

緩而名為平王温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

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

群盜徐廣曰剽音扶召反。索隱曰說文云剽劫人音敷妙反縱有姊姁

史記卷一百五十一 酷吏列傳 三

索隱曰李奇音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

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

弟縱為中郎漢書音義曰姁音煦縱姊名也補上黨郡中令索隱曰

上黨郡中之令治敢行少蘊藉漢書音義曰敢行暴

史失其縣名隱曰蘊音愠藉音才夜反張晏縣無連事舉為第一

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補案太

后外孫修成君子仲索隱曰案王太后之女號修成君其子名仲上以為

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

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

為岸頭侯徐廣曰受封五年與淮南王女凌姦及受財物國除寧成家居上欲

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

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

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漢書音

也閱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

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

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

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徐廣曰孔暴南陽吏民

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瓜牙之吏任

重足亦
好不寒而
乘又好鷹
擊毛擊又
好皆形容
至骨矣

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

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

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為

死罪解脫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

罪縱鞠相贍餉者二百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

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索隱曰索謂豪猾之

吏為理也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

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徐廣曰鷙鳥將後

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

吏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

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

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閭

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

卒起幸甘泉索隱曰卒音七忽反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

不復行此道乎徐廣曰至冬楊可方受告緡韋

曰人有告言不出緡者可方受之○索隱曰緡錢貫

也漢氏有告緡令楊可主之謂緡錢出等人有不以

錢通者令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索隱
得告之也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漢書音義
求揚可之使

揚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索隱曰格音閣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温舒者陽陵人也徐廣曰屬馮翊少時椎埋為姦徐廣曰

而埋之或謂發冢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

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

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

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

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

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

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徃九月

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

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

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

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

恠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

無大吠之盜其煩不得失之旁郡國梨索隱曰梨音犁梨比

會春温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

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

用
詳引
不

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

徐廣曰有殘刻之名

○索隱曰案漢書作徒請召猜禍吏服虔曰徒但也猜惡也應劭曰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人作禍敗者而

使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徐廣曰一關中楊贛成

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

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索隱曰茌音仕疑反以刀筆稍遷至御史

事張湯張楊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

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一甚於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

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

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為中尉而

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軍用不

足令民出錢穀為之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

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摯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

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

侯為荀彘所縛徐廣曰受計四年征朝鮮還贖為庶

建俱擊朝鮮為彘所縛還免為庶人病死居父之病死而溫舒復為中尉

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索隱曰惛音昏至於中尉則心開

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

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鉅徐廣曰音頃器名也

索隱曰鉅受投書之器入購告言女奴置怡格長徐廣

不可出三倉音胡江反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索

以牧司姦盜賊温舒為人調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

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

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焄音熏。索隱

之謂下戶之中有姦猾之人令察之以熏逐大姦也

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

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

焄與重同

落如也
之歷
密用
大服

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

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温舒擊東越還徐廣曰元鼎

越破東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

作通天臺正義曰漢書元封三年三輔舊而未有人

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徒

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

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死軍發漢書音義曰詔徵

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自騎錢

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

真曰史言
齊死而
遺命其家
若徐歸楚
可徐廣飛
去之說何
從生平不
惟事涉神
惟兼亦不
達文義
設字何必
改作假

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
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温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
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
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徐廣曰尹
齊死未及斂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自温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
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温舒而吏
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
徐廣曰殷一作假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
人亦有姓假者也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

獲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趙具食
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
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
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
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
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
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徃徃而群居無可奈
何於是作沈命法漢書音義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
法韋昭云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
沈沒也

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徐廣曰詐為虛文言無盜賊也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吏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

青使買馬河東身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廐丞正義曰百官表

云太僕屬官有大廐各五丞一尉也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

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

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

溫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

其手白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

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辨然獨宣以

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

成信漢書曰成信宣吏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正義曰今岐州岐縣

此時屬右扶風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

詆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正義曰杜氏譜云字長孺南陽杜衍人索隱曰地名也義縱為南

陽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

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守有所失亡也所論

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為中丞十

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罪

深刻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

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

微見其寃狀客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

法漢書音義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

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

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

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

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郡太守也孟康曰一歲至

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

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

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張晏曰

或有不法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索隱曰

大抵猶大都也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

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盜

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無

私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天漢三年為御史大夫四歲大始三年卒家兩子

者湯誰不能自禹湯自而得若禹情無不情勝敗民俗形勢時事見而心術甚於溫舒其於橫行逆尹齊甚於嚴成杜周從義縱亦多於楊僕

須溪曰酷吏十人都新成紀由縱棄市湯自殺温湯五族尹來亡去咸自殺性杜周有子孫趙禹壽

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温舒等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些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寢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庶者足以為儀表其汚

太史公曰酷吏十人都新成紀由縱棄市湯自殺温湯五族尹來亡去咸自殺性杜周有子孫趙禹壽

者足以為戒

徐廣曰一本無此四字

方曰各教導禁安止邪一切

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銛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

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人東郡彌僕鋸項天

水駱駝推減

徐廣曰一作成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河

東褚廣安殺京兆無忌馮胡殷周煨索隱曰煨音至

以言苛酷也水衡閻奉并掌實請何足數哉何足數

哉

史記題評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索隱曰案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斯蓋並司馬公之殘闕褚先生補之失也幸不深尤焉

大宛之跡正義曰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三千五百里東至都護治西南至大月氏南

亦至大月氏北至康居活地志云率都沙那國亦名蘇封沙那國本漢大宛國○索隱曰死音苑又於表

反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索隱曰陳壽益部耆舊建

元中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

王正義曰氏音支按在涼州瓜涼等州本月以其氏國之地漢書云本居敦煌祁連間是也

頭為飲器

韋昭曰飲器也單于以月氏王頭為

器也。正義曰漢書匈奴傳云元帝遣車騎都尉韓

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

者共飲立盟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其擊之

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四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

曰更經乃募能使者騫公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

故胡奴其父漢書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其父字

也下云堂邑父者蓋後又家徙省唯俱出隴西經匈

奴索隱曰謂匈奴得之其姓號也侍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

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言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

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寔

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

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塞言謂曰若欲何之騫曰為

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阻道今上唯王使人導送我

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

然遣騫索隱曰謂大宛為發道驛抵康居索隱曰發

令人導引而至康居也道音道抵至也居音渠○正

義曰抵至也居其尼反括地志云康渠國在京西一

千里有奄祭酒國也康居傳致大月氏正義曰此

大宛西南於焉水北為王庭漢大月氏王已為胡所

殺立其太子為王

徐廣曰一云夫人为王夷狄亦或女主。索隱曰案漢書張騫傳云

立其夫人

既臣大夏而居

大夏為臣而為之作君也

正義曰既盡也

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

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

領

漢書音義曰要領要契。索隱曰小顏以為要衣要領衣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

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劉氏云不得其

留歲餘還並

南山

正義曰並白浪反南山即連終南山從京南東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

南連接至葱嶺萬餘里故云並南山也西

域傳云其面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欲從羌中

歸

正義曰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也南方蠻閩從虫北方狄從犬東緬從豸西方羌從羊

復為

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

徐廣曰元朔三年

左谷彘王攻其

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

拜騫為大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

索隱曰堂邑父之官號也騫

為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

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

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

其旁大國五六其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

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上著耕田田稻麥有蒲

陶酒多善馬

索隱曰案外國傳云外國天下有馬

汗血其先天馬不也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山其

置其下與交生有城郭屋室其舊邑大小七十

餘城衆可數十具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

大月氏西南則六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杆采于寘

日漢紀曰拘彌國去于寘三百里。索隱曰杆采國

名也音汗弥寘音田又音殿漢紀謂首悅所說漢紀

物音俱彌即寘也則拘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

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索隱曰鹽水也大康地記云

海也。正義曰漢書云鹽澤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

三四百里其水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山為中國

河括也志云蒲曰曰海一名洳澤一名鹽澤一名輔日

海亦名穿蘭亦夕口臨海在沙州西南玉門關在沙州

西昌縣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索隱曰案

夷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寘山海經云

河出崑崙東北隅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葱

嶺山于寘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洳澤也而復行

積石為中國河洳澤即鹽澤也一名蒲昌海西域傳

云于寘在南山下與郭璞注山海經多玉石河注中

不同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海東也

國而樓蘭姑師正義曰二國名品有城郭臨鹽澤鹽

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

長城南接羌南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隨畜與匈

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

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

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

事匈奴

奄蔡正義曰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閼蘇也魏略云西

故時羈屬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牧水草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

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正義曰萬里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七千里

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康素

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為人衆大秦為寶衆月氏為馬衆在大宛西可二三

千里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

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

時疆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

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正義

日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祁連山以西及為匈奴所敗

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為王庭

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正義曰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百里自西關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西行三千

六百里至斯賓國南行度河又西南行至干羅國九
百六十里安息而界極矣自乘海乃通大秦國漢書
云比康居東烏戈山離而條技國臨焉水土著
以銀為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 在大
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
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大國
臨焉水有市民商費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
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索隱曰漢書云文獨為王面幕
為夫人面荀悅云幕音漫無文
面也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乘馬錢之幕
作人面形韋昭云幕錢背也包愷音慢 王死輒更
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為書記漢書音義曰橫行
為書記○索隱曰
畫音獲小類云革皮之不柔者韋昭云外夷書
皆旁行不直下也 其西

明條枝北有奄蔡黎軒

正義曰上力奚反下巨言反

各卑韃在西海之西東南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四百
餘所土地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火浣
布珊瑚琥珀琉璃瓔珞玕朱丹青碧珍恠之物率出大
秦康氏外國傳云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為及五色水
精為甍人民多巧能化銀為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
萬震南州志云大家屋舍以珊瑚為柱琉璃為墻壁
水精為礎罽海中斯調州上有木冬月徃剝取其皮
績以為布極細乎中齊數匹與麻焦布無異色小青
黑若垢汚欲完之則入火中使更精絮世謂之火浣
布秦云定重參間門樹皮也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
風南東大湖海中其國中山皆火然火中有白鼠皮
及樹皮績為火浣布魏畧云大秦在安條支西大海
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直載海西遇風
利時三月到風遲或一二歲其公私宮室為重屋郵
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陸人長大平正似中
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

國人而胡服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
 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壻繞之恐為獸所食
 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臍遂絕則
 逐水草為羣又大秦金二枚皆大如瓜擲之滋息無
 極觀之如用則真金也括地志云小人國在大秦南
 人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衛助之即焦
 僂國其人條枝索隱曰漢書作犁牛續漢書一名大
 穴居也條枝秦三國並臨西海後漢書云西海環
 其西惟西北通陸道然漢使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
 自鳥戈以還莫有至條枝者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
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如雍正義曰漢書云條
 雀大雀其如如雍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蒲屈獻
 獅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廣志云鳥鴉鷹身蹄駱色
 蒼舉頭八九尺張翅丈人眾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
 餘食大麥知大如雍

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國善眩

應劭曰眩相詐惑也正義曰顏云今吞

吐火殖瓜種樹居人截馬之術皆是**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
 母而未嘗見索隱曰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玄中記

能載也山海經云王山下與地圖云崑崙弱水非乘龍
 子觴西王母瑶池之上與地圖云崑崙弱水非乘龍

不至有三足神鳥為王母取食也○正義曰此弱水
 西王母既是大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

云桓帝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
 云其國西有弱水流近西王母處幾於日所入也

然先儒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云有二源俱出女國
 北阿得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

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得達山即崑崙
 山也與大荒西經合矣然大秦國在西海中島上從

安息西界過海好風川二月乃到弱水又在其國之
 西崑崙山弱水流在女國北出崑崙山南女國比山

崑崙山南女國在於賓國南二千七百里于賓去京
 九千六百七十里計大秦與大崑崙山相去幾四五

葉壽

萬里非所論及而前賢誤矣此皆據漢括大夏在大

地論之猶恐未審然弱水二所說皆有也

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

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

市及大月氏而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

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

毒國徐廣曰身或作毒又作毒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

曰一名身毒在月氏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

濕暑熱其國臨大水不象以戰其民弱月氏脩浮圖

道不殺伐遂以成俗上有象犀毒瑁金銀鐵錫鈿西

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大頂有光明

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

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六竺問佛道法遂至中國畫形

像焉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

居城郭殿皆彫文刻鏤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

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洋屠經云

兒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屠身

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瓜赤如銅始莫邪身象而

孕及生從右脅出生有髮隨地龍行七步又云太

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此水一龍行七步又云太

遂成二池今猶一於左暖初行七步處琥珀上有太

子脚跡見在牛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

長者須達所起又祇有陶輸迦舍夫人所攀生太子

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後事城南萬

里即波斯匿王浚處此國其東南西北中央天竺國

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

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一天

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得達山

亦名建末達山亦名崑崙山出恒水又云阿得達山

名恒如阿即經種稻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

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稻歲四熟留役馳馬米粒亦極

業壽

大又云佛上切利天為母說法九月十日波斯匿王思
飲見佛即刻牛頭栴檀象置精舍內佛坐此像入地
像之餘始後人所法也佛上天青梯今變為石沒入地
唯餘十二證證問二尺餘彼耆老言梯入地盡佛法
減又云王舍國胡語曰罪悅祇國其國靈鷲山胡語
曰者閣崛山是青石石頭以鷲為名者閣鷲也胡語
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
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孤石石上有一石室者佛坐其
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名其跡
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此上四望見
福田疆畔因制七條衣是也騫曰臣在大夏時見印
之法於此今袈裟衣是也騫曰臣在大夏時見印
竹杖蜀布正義曰印都山出此竹因名印竹問曰節高實中或寄生可為杖布土蘆布問曰
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國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
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

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正義曰大水河也以

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

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

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

宜徑如淳曰徑疾也或曰徑直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

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

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疆可以賂遺

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

正義曰言重重九遍譯語而致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

九遍譯語而致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

騫言為然乃今騫因蜀捷為正義曰捷其連反捷為

餘里發開使四道並出出駝出丹出徙徐廣曰屬漢

李奇云徒音斯蜀郡有徙縣正義曰出邛棘正義

茂州向州等并駝之地在戎州西北也正義曰出邛棘正義

方閉氏笮服虔曰告夷名漢使見閉於夷也○索隱

今成州及武等州也笮白犛也皆在戎州西北也正義曰

南方閉雋昆明正義曰雋州及南昆明昆明之屬無

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

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徐廣曰一作城○正義曰昆郎

則通號越細分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滇

以求大夏道始通漢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多道不
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
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
騫為博望侯索隱曰案張騫封號耳非地名小顏云
亦取斯義也○正義曰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
為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
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
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

亦取斯義也○正義曰
地理志南陽博望縣
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
為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
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
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

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曲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
匈奴時有候者列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
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
臣居匈奴中間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
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索隱曰漢書父名難而昆莫
生棄於野烏噉肉蜚其上徐廣曰讀噉與銜同酷吏
史記亦作噉字○索隱曰噉音銜蜚亦飛字 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為神而
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
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

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眾遠徙中立不肯
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
屬之不大攻今單于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
蠻夷俗貪漢財物今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
益東居故渾邪之地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
斷匈奴右臂孫自其而大夏之屬皆可招
來而為外臣天子然拜等第郎將將三百人
馬各二匹齎金幣而巨萬多持
節副使道他旁使使為昆莫王孫王

昆莫見漢使如單于
致賜王不拜則四
指曰烏孫能東居
烏孫國分王之而遠
久矣且又近之其大
制騫不得其要領昆
善將衆將衆別居萬
曰岑娶而太子卒
爲太子無今他人代
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

騫大心知漢使會天子
賜起青賜其他如
地則漢遣翁王
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
皆畏胡不欲後徒王不能專
吳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疆
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
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

太子大祿怒其不得
衆畔謀攻岑娶及昆
岑娶萬餘騎別居而
三而其大摠取羈屬
騫騫因分遣副使使
毒于寘并眾及諸旁
孫遣使數千人馬
騫還到拜爲大行列
人衆富厚歸報其國
國乃益
其後歲餘騫所

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
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
其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
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
妃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
烏孫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
此報謝因令類
九卿歲餘
國乃益

俱曰空謂
空高險
地理
洞山
洞言
洞質
言之

遣使通大夏之屬者

西北國始通大漢矣

無道路今鑿空而通

侯以為質於外國

質信外國由此信之

烏孫怒欲擊之及漢

其南抵大宛大月氏

尚漢女翁主為昆弟

聘然後乃遣女初天

於是

張騫

侯有誠信

日博

後匈奴聞漢通

出

大宛馬願得

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

丁發書易

漢書音義曰云神

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

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

漢始築令居以西徐廣曰屬金城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

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

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小者

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

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

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

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雋牂牁牂牁汶山郡欲地

接以前通大夏

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

乃遣使柏始昌呂越

人等歲十餘復出此初郡

索隱曰初郡謂越雋岐山等郡也謂之初者後皆叛

而併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

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

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

徐廣曰元封二

年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竟莫

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

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

東率皆爭上書言外國可恠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

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

具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

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

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

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

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

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

服虔曰漢使言於外

國人人輕重不實如淳曰外國人自言數為漢使所侵易

度漢兵遠不能至而

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

蘭姑師小國耳徐廣曰即車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

甚徐廣曰恢一作恢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

爭徧言外國灾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

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

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

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

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徐廣曰元封三年王恢徐廣曰為中郎

將數使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今恢佐破奴

擊破之封恢為浩侯徐廣曰捕得車師王元封四年封浩侯於是酒泉

列亭鄣至玉門矣

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索隱曰韋昭又云玉門縣名在酒泉。

正義曰括地志云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烏孫以千

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

漢書曰江都王建女往妻

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

昆莫以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

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

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

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

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

于漢

索隱曰韋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魏畧云黎軒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小顏亦以為今之

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乃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

姑師扞采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

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璣曰漢使

采取持將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

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

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送既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

於是大觥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

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平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

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觥抵奇戲歲增變

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

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

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

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取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

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

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

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父者數十歲不敗

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

蓿

菑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
 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
 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頰善市賈
 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
 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徐廣曰多作錢字又或作鐵字及漢使亡卒降
 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而
 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孰於天子漢書音義曰少從不
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孰美語如成熟者也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
 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其心使壯士車

今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

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服虔曰水

水中如淳曰道絕遠無殺草○正義曰孔又祥云鹽

曠澤也言水廣遠或改風沒而數敗也裴知而或記

云在西州高昌縣東南去水千里三百里並沙

磧之地水草難行四向危道略不可唯記行人唯以

人畜骸骨及野馬為標驗以其道路惡人畜即不

約行曾有人於磧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其亦有歌哭

聲數夫人瞬息之間不知所往出其北有胡寇出其

由此數雨平上蓋曠味烟燻

南乏水草又且泚泚而絕之入食者多漢使數百人

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甚多是以前致大軍乎無奈

我何且貳師馬死寶馬已遠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

陳建

言如淳曰堆金馬而去死責人漢使至輕我遣

漢使去人其果遠郁成遮漢取其財物於是

天子大怒諸嘗使漢等死兵弱誠以漢兵

不過三千人疆之即李廣破宛矣天子已嘗使

浞野侯攻樓蘭以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

為然而欲侯寵姬丁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

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

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

王恢使導軍徐廣曰恢先受封一羊而李哆為校尉

坐使酒泉矯制國除

制軍事

索隱曰哆音尺奢反又尺者反

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

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

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

下者數月則去比下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

攻郁成郁成大破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

成等計至郁成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

往來二歲還至使使上書言道

遠多乏食且死願

且罷兵益發而天子聞之怒而使使遮王門

曰軍有敢入者公卿及議者之風師二年夏漢亡

泥野之兵二萬二年夏漢亡

奴不還也公卿及議者二年夏漢亡

業誅宛宛小國而二年夏漢亡

馬絕不來烏孫二年夏漢亡

乃案言伐宛尤不便二年夏漢亡

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二年夏漢亡

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二年夏漢亡

警甚設天下騷動傳相二年夏漢亡

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

水空以空其城徐廣曰空一作亢蓋以水蕩敗益發

戊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

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正義曰音

適張晏云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凡七科武帝天

漢四年發天下七科適出朔方也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

至燉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

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

迎出食給軍至命頭命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

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
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城恐
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
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
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
所為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
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
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
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

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
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孰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
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
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為來誅
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
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
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
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牝三
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者名昧蔡以

為宛王

索隱曰昧蔡大宛將
昧音未蔡先葛反

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

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為人多道上
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
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
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
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
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
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
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

大將軍

如淳曰時多別將故
稱貳師為大將軍

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

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
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齋頭弟桀等逐及
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
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
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
子因以為質焉貳師之役死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
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為謀計軍入玉門者
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

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
為萬里而伐死不錄迺封廣利為海西侯又封身斬
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
大夫上官桀為少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
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
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漢書音義曰奮以適過行
者皆絀其勞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功
勞今行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
絀其勞也絀抑退也此卒以適行故功勞不
是重所以絀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也士卒賜
直四萬金伐死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死立

昧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神使
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為宛王
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
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死
之威德而燉煌置徐廣曰一酒泉都尉徐廣曰一云
本無置字酒泉都尉置都尉又云
燉煌有淵泉縣或者
酒字當為淵字也而玉盞水往往有亭而侖頭有
田卒數百人因置使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禹本紀會稽其高二千五百
餘里日月所相照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

純即
天子
圖書

自張騫使大夏於何見崑崙乎尚書曰導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

者乎河積石是為也不言出於崑崙也言張騫窮河源至也乎謂禹本紀及山海經也崑崙東北隅西域傳云也本非河之發源猶尚書也嶺山乃東經熊耳今推也崑崙而潛流至于賓又東也入中國則山海經及禹

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

之也索隱曰案漢書作也言不可信也余不敢言者亦謂山海經難可即

信耳而苟悅作放効失之矣

放効失之矣

之也

信耳而苟悅作

放効失之矣

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

之也

信耳而苟悅作

放効失之矣

之也

信耳而苟悅作

放効失之矣

之也

信耳而苟悅作

放効失之矣

之也

信耳而苟悅作

放効失之矣

之也

信耳而苟悅作

史記題評卷一百二十三

史記題評卷一百二十三

史記題評卷一百二十三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

史記題評卷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
交以立疆於世者謂之游俠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

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

主功名俱著於春秋索隱曰案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

季次原憲閭巷人也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哲讀

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索隱曰行義不苟合當世當世

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云褐衣蔬食不厭

慎曰古者
存之死者
生之

死而已索隱曰厭飽也四百餘年而子弟志之不倦今游俠

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

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

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

有也太史公曰昔者盧舜嘗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

傳說匿於傳險呂尚困於棘津徐廣曰在廣川正義曰尉繚子云太公

望行年七十賣食棘津云古亦謂之石濟津故南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

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

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

猶然

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索隱曰

曰已音以嚮音享受也言已受其利則為有德何必知仁義也故伯夷醜周餓死首

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躋暴戾其徒誦義無

窮由此觀之竊鈞者誅索隱曰以言小竊則為盜而受誅也竊國者侯

侯之門仁義存索隱曰言人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俠徑挺亦何必肯存

仁義也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父孤於世豈

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索隱曰言拘學守義之士或抱

咫尺纖微之事遂以當代孤負我志而不若卑論儕俗以取榮寵也而布衣之徒設

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

此大史公
傳之本意

正陵吳季
非也必
大史公作
傳其不名
者必其顯
者李也或
者李也或
大史公作
傳既重存
矣必以尊
名大以尊
之若貨殖
子貢

國不
陵乎
陵申
百因
親屬
有土
人可
親

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
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厚憲比權量力効功
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
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代
郡亦有延陵縣駟案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
騎先至晉陽襄子時堙已并代可有延陵之號但未
詳是此耳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
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
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
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

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
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
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索隱曰扞即捍也還
法禁也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
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
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復以
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曾宋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
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俠列傳

三

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
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輜牛

徐廣曰音唯駟案漢書音義曰小牛專趨人之急甚

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

也索隱曰案季布為漢所購求朱家以布髡鉗為奴

義之工然布竟亦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

仲以俠聞喜劔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弔及田仲已死

而維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

諸侯矣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

孟曰只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

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

家而好博索隱曰好六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

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

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閻氏索隱曰閻

音開案為陳周庸索隱曰陳國亦以豪聞景帝聞之

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况陝

韓孺紛紛復出焉徐廣曰陝疑當作邾字邾川有邾

索隱曰代代周人有白氏豪俠非一故言諸梁梁國

人韓姓無辟名辟音避陝當為邾陝音如冉反却音

紀治反漢
書作寒儒

郭解軼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

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

賊索隱曰以內心忍害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

藏命作姦索隱曰案謂亡命也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

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

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

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

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

姊子負解之勢

索隱曰負恃也

與人飲使之嚼

徐廣曰音子妙及盡酒也

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

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

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

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

徐廣曰遣使去罪

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

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

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

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

索隱曰案謂吾心中

所急言情切急
也漢書作重
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

求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

者欲得願更踐者次直者出錢願之月二月是為卒更也

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

律卒踐更一月休十月也索隱曰數反怪之問其故

音朔數類也謂類免之也又音色主反

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

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

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

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

而聽解解奈何乃從池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

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

其間乃聽之解執恭故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

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

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

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

索隱曰解多藏亡命者故喜事年少與解同志者知

亡命者多在解故多持車來欲為解迎亡者而藏之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索隱曰訾不滿三

百萬已上為不中更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

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

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

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
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
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為人短小不飲酒
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
之關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徐廣
曰屬身至臨晉正義曰故城在同州臨晉籍少公素
不知解解言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
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
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

精小公

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
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
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
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
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
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徐廣曰然
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
公仲太原鹵公孺徐廣曰鴈門有鹵城也○索隱曰
漢書作魯公孺魯姓也與徐廣之
說不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索隱曰漢書作陳君
同孺然陳田聲相近亦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七

藥奇

本同姓也。正義曰其東陽蓋。雖為俠而遂遂有退。

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索隱曰蘇林云道猶方也如淳云京師四出道

也。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索隱曰舊解以趙他

與公子為人今案此姓。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

趙名他羽字公子也。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

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

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徐廣曰人以類

有衰落矣唯用榮名為飾。於戲惜哉。

貌猶頂戴也今人猶云頂好名目即古人意貌榮名之意貌音墨

史記題評卷一百二十四

史記題評卷一百二十四

實曰獎贈
 高帝枕
 一宦者而
 所豈即籍
 儒
 籍籍問儒
 恐非名疑
 後幸者之
 籍籍之為
 官少也

史記題評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徐廣曰遇一作偶

固無

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

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沉也

索隱曰抗音苦浪反言暴猛抗直也然籍儒

以佞幸孝惠時有閔孺

正義曰籍閔皆幼小也此兩人非有

材能徒以婉佞中其幸與上起公卿皆因關說

索隱曰關

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也

故孝惠時郎侍中皆

冠鷄鷄具帶

劉氏云有所言說皆明由之也鷄鷄鳥名以毛羽飾冠以

製衣之中
縫也中人
製衣何日
製縫醫家
曰醫脈人
之中碎人
也

其冠賜待中三
傳脂粉
帝陵
漢書作趙
者避太史公
者而趙同以星
鄧通蜀郡南安
書音義曰善
之母故施黃
隱曰濯音
棹遲教反
推之上天顧見其基不
之漸臺
中有漸臺王
後穿夢中所見也
馬
交雖賜洗沐不欲
官至上大夫文帝
能不能有所薦士
相者相通曰當貧
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郡道銅山

淮南子云趙武靈王三子貝錫漢官儀云秦攻趙以其冠賜待中三

傳脂粉索隱曰此趙武靈王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正義曰惠

帝陵孝文帝時中索隱曰二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索隱曰

漢書作趙索隱曰此趙武靈王之子也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

者而趙同以星索隱曰此趙武靈王之子也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

者而趙同以星索隱曰此趙武靈王之子也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

者而趙同以星索隱曰此趙武靈王之子也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

者而趙同以星索隱曰此趙武靈王之子也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

者而趙同以星索隱曰此趙武靈王之子也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

者而趙同以星索隱曰此趙武靈王之子也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

者而趙同以星索隱曰此趙武靈王之子也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

者而趙同以星索隱曰此趙武靈王之子也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

者而趙同以星索隱曰此趙武靈王之子也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

者而趙同以星索隱曰此趙武靈王之子也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

者而趙同以星索隱曰此趙武靈王之子也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

者而趙同以星索隱曰此趙武靈王之子也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

者而趙同以星索隱曰此趙武靈王之子也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

者而趙同以星索隱曰此趙武靈王之子也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

者而趙同以星索隱曰此趙武靈王之子也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

者而趙同以星索隱曰此趙武靈王之子也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

者而趙同以星索隱曰此趙武靈王之子也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

者而趙同以星索隱曰此趙武靈王之子也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

者而趙同以星索隱曰此趙武靈王之子也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

者而趙同以星索隱曰此趙武靈王之子也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

本龍最過
為句庸不
其篤為
外不否同
幸隱讀作
一龍讀過
解句讀已
笑解又可

山鑄錢者
漢四銖文
為帝惜叱之
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八問
病文帝使惜癰咥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
惜叱之心慙由此然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
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
頗有之遂竟案盡没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
主賜鄧通

里鑄錢者
漢四銖文
為帝惜叱之
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八問
病文帝使惜癰咥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
惜叱之心慙由此然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
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
頗有之遂竟案盡没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
主賜鄧通

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
物吏輒没入以充贓也
乃令假衣食
名鄧氏錢今皆没入
卒竟無一錢名之也
然獨郎中令周文仁
仁字
文仁
不其篤如
韓媽也
建反
音於
反

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
物吏輒没入以充贓也
乃令假衣食
名鄧氏錢今皆没入
卒竟無一錢名之也
然獨郎中令周文仁
仁字
文仁
不其篤如
韓媽也
建反
音於
反

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
物吏輒没入以充贓也
乃令假衣食
名鄧氏錢今皆没入
卒竟無一錢名之也
然獨郎中令周文仁
仁字
文仁
不其篤如
韓媽也
建反
音於
反

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
物吏輒没入以充贓也
乃令假衣食
名鄧氏錢今皆没入
卒竟無一錢名之也
然獨郎中令周文仁
仁字
文仁
不其篤如
韓媽也
建反
音於
反

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
物吏輒没入以充贓也
乃令假衣食
名鄧氏錢今皆没入
卒竟無一錢名之也
然獨郎中令周文仁
仁字
文仁
不其篤如
韓媽也
建反
音於
反

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
物吏輒没入以充贓也
乃令假衣食
名鄧氏錢今皆没入
卒竟無一錢名之也
然獨郎中令周文仁
仁字
文仁
不其篤如
韓媽也
建反
音於
反

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
物吏輒没入以充贓也
乃令假衣食
名鄧氏錢今皆没入
卒竟無一錢名之也
然獨郎中令周文仁
仁字
文仁
不其篤如
韓媽也
建反
音於
反

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
物吏輒没入以充贓也
乃令假衣食
名鄧氏錢今皆没入
卒竟無一錢名之也
然獨郎中令周文仁
仁字
文仁
不其篤如
韓媽也
建反
音於
反

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
物吏輒没入以充贓也
乃令假衣食
名鄧氏錢今皆没入
卒竟無一錢名之也
然獨郎中令周文仁
仁字
文仁
不其篤如
韓媽也
建反
音於
反

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
物吏輒没入以充贓也
乃令假衣食
名鄧氏錢今皆没入
卒竟無一錢名之也
然獨郎中令周文仁
仁字
文仁
不其篤如
韓媽也
建反
音於
反

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
物吏輒没入以充贓也
乃令假衣食
名鄧氏錢今皆没入
卒竟無一錢名之也
然獨郎中令周文仁
仁字
文仁
不其篤如
韓媽也
建反
音於
反

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
物吏輒没入以充贓也
乃令假衣食
名鄧氏錢今皆没入
卒竟無一錢名之也
然獨郎中令周文仁
仁字
文仁
不其篤如
韓媽也
建反
音於
反

其明
未行
自為

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媽先習胡兵以故益
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媽常與上卧起
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
未行而先使媽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驚馳視獸江都
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媽驅不見既過
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媽
索隱曰謂還爵封於天子而請入宿衛太后由此嗾媽
徐廣曰兼讀與街同漢書作街媽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
使使賜媽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媽遂死而案道侯韓

作新
自新
好

香客可

其弟也亦佞幸
索隱曰說音悅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

年坐法腐給事狗中
徐廣曰主獵犬也索隱曰或犬監而平陽公主

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

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

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
索隱曰初詩即新造樂章其女弟

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卧起

甚貴幸埒如韓媽也
徐廣曰埒等也蜀都賦曰卓父鄭埒名又云埒者疇等之名父

之寢與中人亂
徐廣曰一云坐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

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
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
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
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索隱曰彌子瑕衛靈公之臣事見說苑

史記題評卷一百二十五

史記題評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索隱曰滑稽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
非若是說是非非能亂同異也楚詞云將突
梯滑稽如脂如韋崔浩云滑稽音滑稽流酒器
也轉注吐酒不己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
滑稽之吐酒故楊雄酒賦云鳴夷滑稽腹大
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沾是也又姚察云滑
稽猶俳諧也滑稽讀如字稽音計也以言
諧語滑稽利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正義曰言六藝之文雖異禮
節樂和導民立政天下平定

其歸一揆至於談言微中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
亦以解其紛亂故治一也

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

漢口滑
者至
乃直
莊語
來此
公之
滑稽也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索隱曰贅壻之夫也此於子如人疣贅是餘剩之物

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

王之時喜隱索隱曰喜隱謂好隱語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

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

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

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

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

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

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

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

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如髡仰天大笑冠纓

索絕索隱曰案索訓盡言冠纓盡絕也王曰先生少

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

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索隱曰案謂為田求福穰操一豚蹄酒一

盃而祝曰甌窶滿篝正義曰窶音樓篝音滿籠也甌

也汗邪滿車司馬彪曰汗邪下地田也五穀蕃

孰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

東坡曰男
女襟坐幾
於勤笑而
何謂之有
以自觀之
蓋有微意
以多力之
無常和飲
高之非我
觀變識衰
而平生之
亦少衰
矣是以托
於故湯之
言蓋能已
是主長夜
之歡蓋未
知其趣

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
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一萬革車千乘楚聞
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
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
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
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
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奉
鞞鞠臙徐廣曰鞞收衣囊也襄衿也鞞臂捍也音溝
鞠曲也臙音其紀反又與跪同謂小跪也。
索隱曰鞞音卷紀
免反謂收袖也
侍酒於前時賜餘歷奉觴上壽數

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
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
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
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徐廣曰眙吐
醜反直視貌前有墮珥後有遺
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索隱曰案上云五
六斗徑醉矣則此
為樂亦甚飲可八斗而未徑醉故
云竊樂二參言十有二參醉也
日暮酒闌合尊促
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
髡而送客徐廣曰一本云
留髡坐起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
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

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正義曰今宗室置

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索隱曰優者倡優也孟者字也優旃亦同旃其字耳優孟

在楚旃在秦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

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

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

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

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

為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槨梗楓椽章為題湊蘇林曰以木累

棺外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發甲卒為穿墻老弱負土齊趙陪位

於前韓魏翼衛其後楚莊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國索隱曰案此辯說者之詞後人所

增飾矣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

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

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墮窳為槨索隱曰皇

事以墮窳為磬安也銅歷為棺索隱曰歷即釜鬲也齋以薑棗索隱曰古

者食肉用

為磬安也

畫棗禮內則云實棗於其腹中薦以木蘭祭以粳稻
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盥之也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
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
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
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
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
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
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
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

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
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
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
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
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
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
富又恐受賅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
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
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

之寢丘

徐廣曰在固始。正義曰今楚國固始縣本

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則楚間有寢丘者其為地不利而前

有妬谷後有房立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 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

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 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

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

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

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

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

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

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

倉縣 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

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

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秦城雖於百姓愁

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

耳顧難為陰立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

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史公此
後世語
亦學
樊宗師實
相此也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
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
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
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
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
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
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

索隱曰案東武侯母

母姓常養帝 正義曰高祖功臣表云東武侯郭家高

也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

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

糒殮養乳母乳母上書曰其所食公田願得假倩

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

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

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

安中當道掣頓人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
之法有司請徙乳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

入至前而具辭乳母元是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
 即入見辭去疾步數無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
 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
 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
 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徒乳母罰謫諸之者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索隱曰仲長統云遷
 不稱東方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直施孟以好古傳
 之比哉而桓譚亦以遷內為是又非也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索隱曰案東方朔
 亦多博觀外家之
 語則外家非止經史
 即傳記雜說之書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正義

謂止以今起之

曰百官表云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漢儀注云
 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徹宮天下上事及闕下凡
 所徵召皆總領
 之秩六百石先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
 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入其
 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
 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飯於前飯
 已盡懷其餘肉持去悉盡汗數賜縑帛擔揭而去
 徒用所賜錢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
 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
 人主左右諾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

古今事考略

事無為是行者甚 守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為郎
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
皆以先生為狂州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
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
地歌曰陸沈於俗索隱曰司馬彪云謂無水而沈之 避世金馬門
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
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索隱曰案
謂州設詞對之曰蘇秦張儀下文谷客難是也一當百萬乘之主而

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
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
帛自以為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
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
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
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
可同哉天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
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
疆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

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
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席安于覆盂天下平
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
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
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其義困於衣食或失
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
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
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
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

鼙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
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
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
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
岷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
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
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
建章宮後閣重櫺中有物出焉索隱曰重音逐龍
反櫺音歷重櫺

楯之下有
重櫺處也

其狀似藥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

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
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殮臣臣乃言詔曰可已
殮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
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
也索隱曰騶音駟此朔以意自立名而偶中也遠
以有九牙齊等故謂之騶牙猶騶駟然也遠
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
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
萬衆來降漢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
特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

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
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
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
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

徐廣曰衛青傳曰子夫之弟也

封為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

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

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

曰願白事

徐廣曰衛青傳云窳乘說青而拜為東海都尉

將軍止車前東

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

能復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

復也其履處乃

人足者乎及其拜為二千石

佩青綯徐廣曰音一音螺青綯

出宮官行謝主人故所以同

官待詔者等比祖道

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

世徐廣曰東郭先生也此所謂

衣褐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

人莫省視至其貴也

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

謂邪王夫人病甚入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為王

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

武庫教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

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為齊王王夫人以
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
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
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
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
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
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
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
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

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

索隱曰漢書宣帝徵勃海太守龔遂

非武帝時此褚先生記謬耳

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

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
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
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
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
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為我呼吾君至門
內遙語戶郎為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先

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

正義曰今青州

令無盜賊

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

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

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

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

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

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

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

今安在對曰在官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為水

衡丞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郎尉傳曰美言可以

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

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

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

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

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

為河伯婦即聘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閒居

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

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
 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没其人家有
 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
 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
 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没溺其人民云
 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
 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
 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
 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三千人其巫老女子也

郊國賈白
 能數年
 以古明
 河蓋夷
 俗之漸久
 矣此政父
 老之所苦
 者故不殺
 則妖不止
 然曷不先
 之以教乎
 孟子論殺
 有所謂生
 者皆約蓋
 近之吾獨
 怪其術之
 勝中不然
 則何愧於
 子之尤哉
 子允仁術
 未仁術而

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
 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惟中
 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
 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
 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
 父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
 子何父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
 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
 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

折正義曰簪筆謂以毛裝簪頭長五寸插在冠前

謂之為華言插筆備禮也磬折謂曲體揖之若

石磬之形曲折也磬一片黑石凡十二片

樹在廡上擊之其形皆中曲垂兩頭也

嚮河立

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

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

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

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

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

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

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漑當其時民治渠少

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也不可與慮始今父

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

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畱十二渠經絕馳

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

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民

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君所為也賢君之

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為鄴令

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

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

遠

遠

史記卷之百五 卷之百五 史記卷之百五

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

辯治者當能別之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太尉鍾繇司徒華歆司空

王郎對曰臣以為君不能欺君則臣感義而不敢欺君

任察則臣畏覺而不敢欺君也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耻且格等趨者

也任察異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耻也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耻且格等趨者

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無耻也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耻且格等趨者

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為其所而無耻也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耻且格等趨者

且前志稱仁於權衡非徒低印之差乃鈞銖之覺也也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耻且格等趨者

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為仁者則不得不與安仁也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耻且格等趨者

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不與安仁也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耻且格等趨者

也三仁相化則安仁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也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耻且格等趨者

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也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耻且格等趨者

化優劣亦不得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與以威察也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耻且格等趨者

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也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耻且格等趨者

○索隱曰案此三不欺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為也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耻且格等趨者

今褚先生因記西門豹而稱之以成說也循吏傳也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耻且格等趨者

記子產相鄭仁而且明故人不能欺之子賤為政也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耻且格等趨者

清靜唯彈琴三年不堂而化是見思故不忍也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耻且格等趨者

欺之豹以威化御俗故人不欺之其德優劣鍾也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耻且格等趨者

華之評實為允當

史記題評卷一百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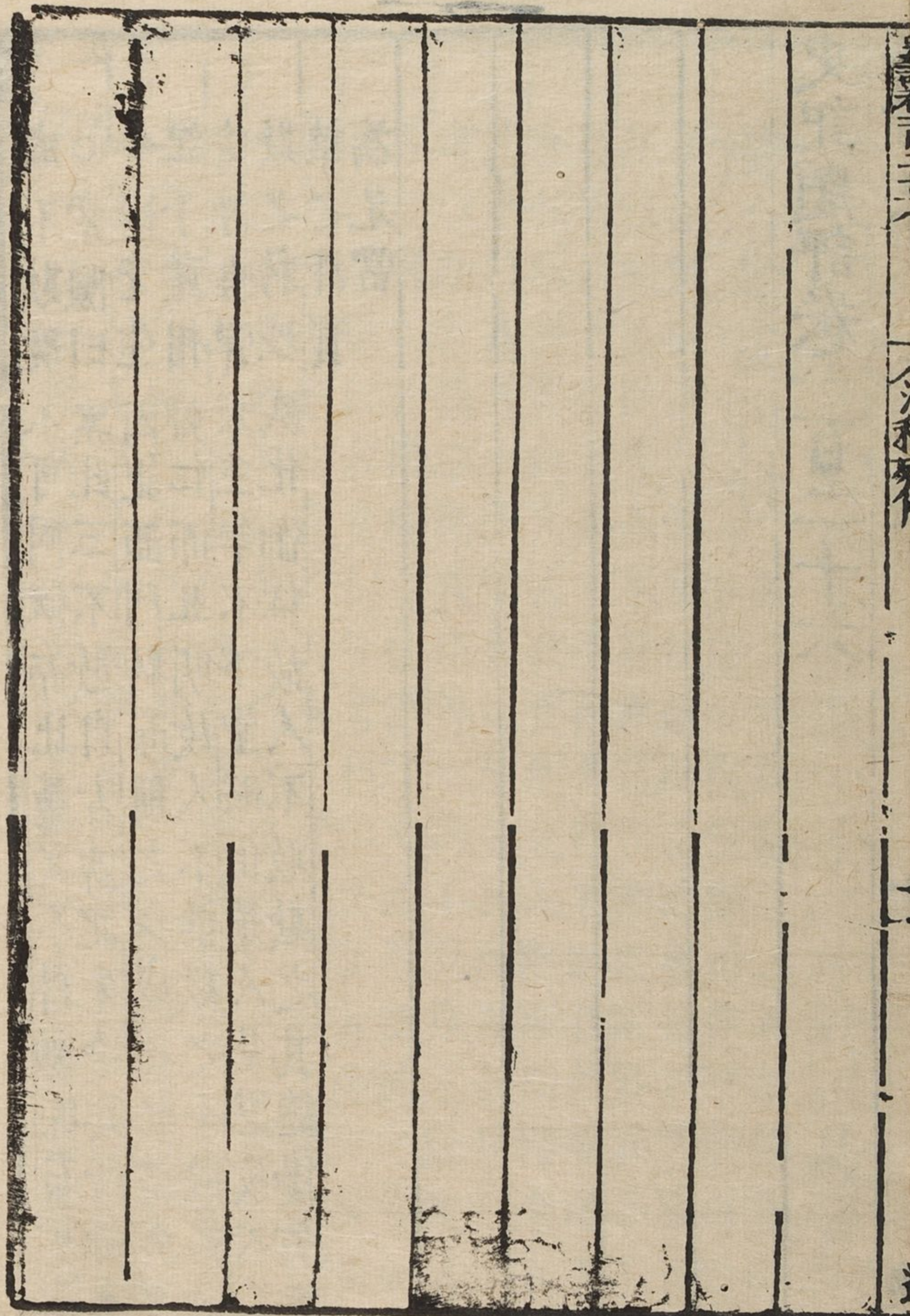
史記題評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墨子曰墨子比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墨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此墨子不聽遂比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索隱曰案名卜筮曰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故也

漢曰只三
錄亦自奇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上筮決于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索隱曰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大橫之



後其卜官
更興盛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

索隱曰案云楚人而太史公不序其系蓋楚相司馬子期子反

後姓也季主

見列仙傳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

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
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
朝廷必在上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
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
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
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

大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

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

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

符語數十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

襟危坐

索隱曰獵纓也危其冠纓而正其衣襟謂變而自飾也危一作免謂俯俛為敬

曰吾

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

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

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

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

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
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士筮者
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天上者多言誇嚴以得
人情索隱曰謂上者自誇誇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
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
以私於已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
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
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
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

意

聽則退其譽人也不均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假
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
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
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
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索隱曰疵音贊趨而言
索隱曰趨音趨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賈正曰徐廣
旅謂之賔人求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
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具壁無異於操
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

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
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
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虐公家此夫為盜不操
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
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猶
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
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索隱曰音釋才賢不為
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
位也索隱曰奉音扶用反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

見鳴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葍蕝棄於廣野蒿棘

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人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

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

旋式正棊徐廣曰式音拭。索隱曰按式即拭也旋

轉天網加地之辰故云旋式棊者然後言天地之利

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

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

之索隱曰謂若卜之不詳則式不自伏羲作八卦周

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

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奉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

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善人主之志以求其欲

向既其
大地所不

多言誇嚴徐廣曰一作險莫人於此矣然欲疆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道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豈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嗙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

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親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精徐廣曰所翳案難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索隱曰精者上求神之末也言卜之不中乃不見奪其精未若為人主計不審則身無所處也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徐廣曰曾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

頌溪曰張
守節正義
謂曰者傳
非太史公
作觀其辨
能者深文
豈生所
東來考訂
公為太史
公作
黃東發云
一公欲
文先編
有傳一
編

而賈誼為梁懷王傳王墜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
務華絕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
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楮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
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
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
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
舞聲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

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廷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
術黃帝老子傳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
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
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為上貴次
之既貴各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
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
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榮陽
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
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

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
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
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爲郎時與太卜待詔爲
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
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
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
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
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皇朝通志

卷之二十七

七